靖獻遺言

五六

9
2528
2

磯貝靜幸氏藏書

昭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購
磯貝靜幸氏藏書

門號 2528
卷 3-2

靖獻遺言卷之五

衣帶中贊

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天祥字宋瑞 劉文定之 文山詩史序曰公集杜句詩書姓某履善甫者指南集中所謂范陽雖變張睢陽死守之意也 **帝昺** 度宗之嗣是爲恭帝端宗之兄 **德祐初元兵已渡江東下勢日迫矣動王詔下重臣宿將率縞顓駭汗天祥時知贛州慨然發郡中豪傑提孤兵獨赴其友且之日是何異驅羣

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
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兵無
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
力而以身徇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
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既至上疏
言抗敵之策時議以爲迂濶不報已而諸
路州縣屠陷降遁相繼而元兵既至臨安
北關矣臨安即宋南渡以後所都天祥前後請與敵血
戰以死衛宗廟至是又請已帥衆背城一

戰右丞相陳宜中不聽而遂白太皇太后
選宋之后謝氏帝㬎即位尊曰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
奉傳國璽以降元元將伯顏受之而欲執
政來面議遣使召宜中宜中先已夜遁太
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往天
祥辭官不拜遂挺身奉命如元軍與伯顏
抗議爭辨伯顏大怒羣起呵斥天祥益自
奮伯顏顧其舉動不常留之不還天祥怒
數言歸伯顏不聽伯顏屬將唆都從容說

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爲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爲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繼又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克祈請使如元軍營與天祥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責國且責伯顏失信降將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幷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不遣天祥拘之使北尋伯顏入臨安城取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度宗之后全氏帝㬎即位尊曰皇太后）北去而度宗二子益王昰廣王昺留在浙東元兵方追之天祥尚欲奉之以圖恢復及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密謀脫滸曰不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天祥指心自誓曰死靡悔且辦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遂與滸等十二人夜潛出至眞州城下城主

苗再成出迎喜泣延之入城與議國事時揚州守將疑天祥爲敵作間使再成亟殺之再成識天祥忠義以兵道之抵揚州城下方備天祥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東出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羹行而元兵又至衆伏叢篠中二樵者以賣荷天祥去得脫更轉汎海以求二王時益王已即位于福州是爲端宗而天祥遂至矣即以爲樞密使

同都督諸路軍司馬招豪傑募兵士開府經略以規進取時屬將吳浚既降元因來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遂敗元軍及復數州縣而諸路將帥亦屢報捷軍勢稍振大勛垂集而興國之戰不利至空坑兵盡潰別將趙時賞坐天祥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逸元將漏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時賞也時賞奮罵不屈被執者或自撓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遂死之○一統志曰天祥將顧崖石祝曰天相我宋願以崖石隨寨兵入路言訖石果墮元兵不得進後人因名亭曰相石解緒曰石

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大驚稍却天祥由是得脫去鄒漪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文子兄弟相繼自刃以爲榮蕭文琬文子賢饋餉亦在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而今宋史及元之天祥傳云云空坑之戰得趙孟溁絕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于元盛時故于天祥事特誣衊至此云云丞相永寧黃冠等語欺罔尤甚顧覺斯爲天祥輕重也

祥尚收拾散亡以謀後舉而未幾端宗亦崩羣臣多欲散去丞相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寒泥夏后相相子少康奔虞有田一成衆一旅能布其德以

收夏衆遂誅寒泥復禹舊績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卽廣王後改封改元祥興年八歲天祥聞王卽位上表自劾詔加少保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長子復亡而家屬皆盡大勢已不可支天祥尚會諸將討劇盜等于潮陽破之而殘賊又道元兵來合猝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別將劉辛俊自詭爲天祥至二各爭眞僞元遂棄子俊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

見之左右命之拜舉以戈不屈弘範乃釋之舟中尋厓山戰敗宋亡矣厓山軍潰陸秀夫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曰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楊太后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張世傑蒐舟之海濱尚欲求趙氏後謀入廣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崖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列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舟覆遂死之○黃裳曰厓門之變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後先仗節以死予嘗欽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　水岩孤軍倉皇駐蹕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師死者執者叛以降者飄迅蓬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戰茹乾而飲濊無可用之兵亡君立君遺簪弱息無可全之勢日變星隕玄枵厄兆復無可爲之時三君予者豈非燭微者哉且猶間關南粵四歷年所瞿瞿然皇皇然孜孜望乎義勝者濟厥終一旅一成之奮卒之魂濤滄海血碧柴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歟嗚呼否泰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五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天定矣

於是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文祥泫然出涕曰國亡

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曰國已亡矣殺身以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爲改容乃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即絕不食（天祥卽吉州廬陵人）意擬至廬陵得瞑目長逝含笑入地不失首丘之義也卽爲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其辭云烏乎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吾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實相知尚哀監之）至八日猶生天祥以爲既過鄉州失初望矣委命荒濱則立節不白蓋少從容以就義乎乃復飲食既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博羅等見天祥天祥入長揖欲使跪之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卽首與之抗言博羅曰自古

有以宗廟土地與人此以宜中餘慶等獻國降元誌天祥耳
故天祥所答如後云而復逃者乎此謂自鎮江脫歸也天祥曰
奉國與人是貴國之臣也貴國者有所利
而爲之必不去去亦謂脫歸也餘去者必
非貴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
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
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
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
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
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
忠從元帝爲忠劉聰陷晉洛陽遷懷帝于平陽愍帝出降于
又陷長安愍帝出降于長安聰
王睿卽位于建康是爲元帝從徽欽而
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靖康之禍事見于六卷後博羅
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
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端宗年號乃度
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于德
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
奉二王出宮宋亡降元益王廣王自
幕會門出渡浙江而南不可

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元主不可乃囚之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作正氣歌以述己志焉會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欲取丞相元主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是贊即其衣帶中所有也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焉尋義士張千載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

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人以爲忠孝所感云楊慎曰千載宇黎甫盧陵八文不就文山自贛還至吉州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舟中留燕二年潛造一櫝文山以美食奉之凡留燕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收其屍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文山囚燕時其子心動輒慟其子心動輒慟其果有纖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西溪紀其事贊於文山像後曰同時之人能不顏泚昔忌其生今嫉其死○王世貞曰余讀趙甌文山傳深信反風禾起之說按文山自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不辨者數日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亦爨炬前導世相傳未知實否姑錄之

天祥爲人豐下英姿俊爽兩目炯然甫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大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壬戌狀元開壽事雖與周公不同然其忠誠柴市設壇以祀之永相字嫌行初莫禮忽壯歲旋地而起吹沙袞石小能啟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怨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事雖與周公不同然其忠誠格天一時○按趙甌所傳未知實否姑錄之

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時考官王應麟奏曰此卷古誼古義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當官者董宋臣請遷都避敵也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優寔傲命也又上

章七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也當制以義
裁之既督軍禦元劉洙羅開禮等戰死也
爲制衰服哭之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
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
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性豪華平生
自奉甚厚及勤王詔至奉之涕泣痛自抑
損罄家貲爲軍費起兵以來斷斷焉殫力
竭謀扶顧持危以興復爲己任鞠躬激厲
獨行其志雖遭讒逢憂崎嶇間關百挫千
折有進而無退屢躓而愈奮故軍日敗勢
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
顧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
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
皆一念向正至死而靡悔厓山之戰張弘
範數使人招張世傑世傑死守不從歷數
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令天祥爲書招之
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
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

其未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弘範笑而置之竟不能逼已北居獄
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
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
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云薛瑄曰
當宋室垂亡之秋其守帥憑堅城握強兵
望風送款投戈屈膝者相望也而文山（吉安府有文山筆峯天祥居其下因號）以狀元宰相奮孤忠以報
國誓將返濠汴之日於中天提疲卒當勁

敵雖流離顛沛困苦艱危脫身死亡之餘
而憤憤與復之志猶庶幾於萬一及赤手
起兵雖苦戰不支以歸而長揖元之君相
不拜蓋此身可殺而志不可以威武
屈卒之從容就死以成仁其大節炳耀軒
轟宇宙間凜凜乎立萬世君臣之大義回
視棄滅天常之降臣叛將曾犬豕之不如
則其忠賢冠絕千古豈人之所能及哉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

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正氣歌序曰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爲水氣塗泥半朝蒸濕歷瀾時則爲土氣仁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爲日氣炎虐時則爲火氣倉腐寄簷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爲米氣駢肩雜遝腥臊頓陳逼人時則爲人氣或圊溷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爲穢氣疊是數氣嘗之者鮮不爲厲而予以屠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嗟呼是殆有養致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曰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

丹青在齊大史簡

齊崔杼弑莊公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在晉董狐筆

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靈公飲盾酒伏甲將攻之其下知之扶盾以下盾遂出奔盾昆弟趙穿襲殺靈公而迎盾復反使穿迎文公之子黑臀于周立之是爲成公盾復任國政大史董狐書之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盾曰殺者趙穿我無罪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在秦

張良椎

張良其先相韓五世父卒良年少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欲爲韓報仇始皇東游良得力士爲鐵椎重二十斤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甚急良更名姓亡匿遂從高祖

滅秦而立韓公子橫陽君是爲成侯及項羽殺成侯復從高祖殺羽因辭祿託辟穀導引以終或問良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鎚擊殺之亦足矣何假自爲謀耶○楊時曰良破秦滅楚始終爲韓報仇耳非欲爲漢用也後自託於神僊之說以遂其不欲仕漢之本心爲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未有能窺之者惟程子嘗言之又以爲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

在漢蘇武節

漢武帝遣蘇武持節以使匈奴致漢命武與副使張勝等俱至匈奴單于欲令還武等會虞常等陰謀劫單于母及殺貳師將降者衛律歸漢常以謀告張勝事覺單于怒欲殺漢使其臣曰宜皆降之單于迺使律召武武受辱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律驚抱

持召盥爲坎置爐火覆武其上陷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會論虞常罪單于又欲因此時降武既斬常律曰漢使張勝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擬武武不動律乃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今不反復見我可得乎武罵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單于愈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乃徙武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武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既而漢將李陵戰敗降匈奴單于使陵勸武武曰足下空自苦二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且陛下法令亡常大臣士之罪夷滅者數十家尚復爲誰乎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勿復再言後陵復至語武上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而武還漢已至詔謁武帝廟武出及還須髮盡白矣

爲嚴將軍頭　劉備襲取劉璋璋將嚴顏被執備呵顏曰大軍至何不早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張飛怒令牽去當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何爲怒也飛壯而釋之

爲嵇侍中血　晉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東海王越奉惠帝征穎帝在軍中嵇紹侍衛左右及敗紹以身衛帝兵人亂射紹并御馬帝亦中矢及稍定收紹屍侍者欲洗帝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也

爲張睢陽齒　安祿山反張巡守睢陽城中兵食俱盡巡將出降賊賊喜巡乃仰天大呼南向再拜嚙其左齒數之曰吾欲不死以有待也今知事不濟爲鬼當殺賊以報國家賊義而不殺

爲顏平原舌　顏杲卿守常山祿山反杲卿與其子季明起兵討賊兵敗被執送洛陽杲卿數罵賊賊縛其手釘其舌杲卿含血噴賊大罵而死

爲李忠定公不屈　建炎三年金人犯闕高宗航海至溫州金人追之不及遂還建康金人復渡江高宗自明州航海至定海金人又追之不及遂還臨安金人又渡錢塘江高宗自越州航海至溫州金人又追之不及遂還越州金人又渡錢塘江高宗自溫州航海至福州金人又追之不及遂還臨安金人又渡錢塘江高宗自福州航海至泉州金人又追之不及遂還臨安金人又渡錢塘江高宗自泉州航海至潮州金人又追之不及遂還臨安金人又渡錢塘江高宗自潮

濕帝衣後左右欲浣衣帝曰姑待中血勿浣也爲張睢陽齒爲顏

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管寧少以操尚稱時漢室衰微天下大亂寧往遼東公孫度待以賓友度爲盧於山谷語唯經典不及世事專務耕種飲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在遼東三十七年而還自寧始東也度等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後又徵爲光祿大夫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復不至年八十四卒寧常著皂帽布裙隨時單複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踞其榻上當牖處皆穿環堵蓽門偃息窮巷并日而食厲俗獨行經危蹈險不易其節親舊困窮必分贍救恭邑等薦寧曰含章素質冰潔淵清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

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晉祖逖少有大志時與劉淵石勒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屠各趙弘石生郭黑略等各聚衆百餘人屯聚汲郡逖乃多鑄鍛鐵得數千斤利用既備遂募得二千餘人而進屯于譙縣收合流民衆至二千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起冶鑄兵器部曲百餘家皆爲將帥之任乃以逖爲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既渡江屯于淮陰募得

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以忤楊炎罷爲司農卿會涇卒以猜賜不豐作亂德宗卒奔奉天而朱泚乘亂反據長安泚以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快快且素有人望遣召之秀實不納騎士逾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泚曰猜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不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大之功也泚不悅秀實諫泚泚迎乘輿謂同謀者曰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泚台秀實及源休等議偕詣執休脫身奪其象笏奮前擊泚中其顙濺血漉地泚匍匐走秀實知事不成大呼謂泚黨曰我不知汝反何不殺我衆前殺之後益忠烈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

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縲紲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溲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觀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

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德祐元年元兵日急池州通判趙鼎發繕壁聚糧爲固守計而都統張林師巳降元鼎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吾守臣不當去汝宜自爲計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元兵薄城鼎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死於從容堂

汪立信初忤賈似道廢斥至元兵渡江又詔募兵援江上立信即日上道行與似道遇似道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討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四面皆北軍立信嘆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徒死無益欲控引江淮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又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手自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三日扼吭

而卒

元兵逼撫州都統密佑率衆逆戰元兵呼曰降者乎佑曰鬬者也麾兵突進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斫圍渡橋橋斷被執賊將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恰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

元伯顏圍常州陳炤等力戰固守伯顏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日夜攻不息城遂破或謂炤曰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兵至死焉

阿里海涯攻潭州知州李芾慷慨登陴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戰有來招者輒殺以徇賊決水樹柴城中大窘諸將泣請曰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殺汝元兵登城

蟻附而上知衢州尹毅特寓城中知事不
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
迂濶事毅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
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帶命酒醉
之明旦帶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
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子俘汝盡殺之
而後殺我忠伏地辭不能帶固命之忠泣
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帶亦
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
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

夏貴家僮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知鎮巢軍
貴後叛降元因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
斬之貴遂誘執福父子殺之福子諱曰何
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苦
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
南向死以明不背國遂死聞者流涕元主
宋降將等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
道專國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
道輕汝也固宜

陳文龍知興化軍降將王剛中遣使至文
龍斬之固守已而部將等導元兵開門降
元兵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
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不食死

靖獻遺言卷之六

初到建寧賦詩 并序

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

枋得字君直信州人寶祐中以鄉薦試中
禮部高等比對力詆特宰閣宦奮不顧前
後抑置第二甲既歸江東西宣撫使趙葵
辟枋得爲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今募兵援
江上枋得給錢粟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
應之時賈似道當國忌功欲汚衊一時闖

臣遭官會計邊費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
可以累官撫敦家自償由是坐廢景定末
元兵壓江上宋社日替而江東漕司猶試
士較藝枋得考試憤似道竊政柄害忠良
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摘其姦極言天心怒
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劇
切似道視其藁大怒臺評竟劾其謗訕鐫
秩竄之後又以史館召枋得曰似道餌我
也不赴德祐初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元
兵寇江東枋得迎戰于安仁矢盡而敗妻
子皆被執枋得遂易服負母入建寧唐石
山寓逆旅中日賣卜建陽市中有
識之以爲被病也又去賣卜建陽市中有
來卜者惟取米屢而已委以錢悉謝不納
遂居閩中宋已亡元至元末元主遣其臣
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文海薦宋遺士三
十餘人以枋得爲首枋得時方居母喪遺
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二歲之

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
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
左車猶能言之韓信等之策不用信乃引兵大破
趙軍斬餘舍歇信令軍中購虜武君千金
而獲之信解其縛師事之問計虜武君辭
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
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況稍知詩書頗
識義理者乎既而元行省丞相忙兀台將
自召之執手相勞枋得曰枋得名姓不
祥不敢赴宋降相留夢炎夢炎現宗朝爲狀元帝㬎朝爲
左丞相及元兵日急遂遁去降元亦力薦之枋得遺書夢
炎辨論凡數千百言乘錄干後卒不行福建參
知政事魏天祐又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
來言枋得罵之天祐乃誘召入城與之言
枋得又傲岸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
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
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
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
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

朱為忠臣

史記曰晉屠岸賈與諸將攻趙朔趙朔等於下宮滅其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曰胡不死朔曰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朔妻曰不幸而男吾奉之即男也吾徐死耳朔妻曰不幸而男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兒竟無聲已脫之矣杵臼曰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孤難耳杵臼曰子疆為之難者吾為其易者乃謀取他人兒負之匿山中屠岸賈出令索趙氏孤處諸將發師隨嬰攻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兒在嬰卒與匿山中居十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公趙孤名曰武景公乃召武嬰攻與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武冠嬰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武既立為成人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武帥注固請諸侯苦節骨以報子嬰曰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宜孟謝諡也○朱子曰子華之書云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即孔子所與領蓋而語者原其所以稱因家語等書有此一事好事者遂偽造此書以傳合之其言有大造于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於其母氏晉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與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曰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按朱子說已如此而程敏政商榷之以證已姓所從出可謂愧矣敏政說見于集

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曰强辭枋得曰昔張儀謂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爲此詩別其門人故友時貧苦已甚衣結屨穿行雪中有嘗德之者賙以兼金重裘辭不受枋得辭洞齋華文二劉克愚寒衣詩曰平生愛讀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

明茆叔鄉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行此時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按賙命離此詩附于此自離

嘉興郎不食飲氷簷中而去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及至燕問太后攢所攢所謂殯也枋得北行之前五年謝太后卒於燕及瀘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人父於野江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沿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後數日娥屍抱父屍浮於江南道傍爲立碑使弟子鄱陽鄭淳爲文其後蔡邕又題之

日少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夢炎使鑿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我生耶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疑定）護骸骨歸葬信州定之亦賢累薦不起之不起仕元可謂能繼志者矣妻李氏初執送獄有賊帥欲妻之一夕自經死（一統志曰初枋得兵敗匿貴溪山中元兵八至令曰苟不降屠而城李聞之出就縛之泣左右曰是當沒入矣李氏聞將不沒入為官人妻李氏曰吾豈可嫁二夫耶是夕自縊死）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斬于市季弟二人亦俱死國事二人子婦等亦皆死之伯父徽明為富陽尉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其二子趁進抱父尸亦死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儉宰老竭蹶不售終不取合初竄也因謫所山門自命曼山閉門講道守令以下皆及門執弟子禮翕如也里中人行事或不循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

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前也與人言古今成敗得失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奮厲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樂毅燕君噲以國讓齊王乘亂伐燕隨子之殺王噲於是燕人復立太子平爲君是爲昭王昭王未嘗一日忘報齊雪恥厚幣以招賢者於是樂毅自魏往昭王以爲亞卿任以國政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以伐齊齊大敗齊君出走毅遂入齊都臨淄盡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封王蠋之墓齊城獨莒即墨未下閔之三年或讒之昭王日毅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攻欲久伏兵以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王聽之昭王讓言者斬之立毅爲齊王毅皇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昭王薨子惠王立惠王不快於毅毅報書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臣竊觀先王之心故以身得察於燕先王之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大敗齊人齊王僅以身免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諂嗾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嘿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是後往來遍于趙而卒於趙

申包胥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諂建欲使人殺建建亡奔宋而召之兄尚欲往員曰到則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恥尚曰汝能報父員雖我將歸死尚也員遂亡往吳說王闔閭擊楚大破之遂入楚都郢時平王既卒子昭王立員求昭王既亡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始楚人申包胥與員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有以存之至是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員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人豈無天道之極乎員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伯使辭曰子姑就館包胥曰寡君越在草莽下臣何敢即安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伯哀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爲之賦無衣包胥九頓首而坐秦伯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吳師大敗遂復楚昭王於是賞包胥包胥辭曰爲君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焉遂逃賞焉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蔿賈曰近晉越語包胥使越問越王所以與吳戰而曰夫戰不智則不知民之極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死義勞之外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訊是越之伐吳

包一胥實與其謀也其猶不忘宗國之恥也夫故既借秦以存楚復因越以滅吳其爲楚之至矣○張栻曰特有古今而君臣之義無古今也楚乃伍員之宗國君臣之義其來有素矣父以無罪誅子逃之而勿仕終負蔬食布衣可也豈有假手於讎覆其宗國快心於其君耶邵寶曰殺無忘足矣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朱子曰不可孫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者正也可仕者離也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氣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類此人

稱以爲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而讀此詩者又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眞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

良友良朋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龍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遺劉忠齋（即留夢炎）書曰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者必聖人也君子之所爲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肹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能某自知某（當作其）必不能矣○○（劉宋之文）

山詩史序曰公集杜句詩序脫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爲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今按本集所載枋得書中凡稱大元必不書其字其意蓋亦與天祥同而易以圈者乃亦後人所爲以欲存枋得初意也但此下或直書大元字或直書大元之誤後書倣此之禮二宮（謂二太皇太后謝氏皇太后全氏及德祐帝）亦可謂厚矣○○保全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聚也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求一人如堰（晉獻公卒堰與公子皆葬）呂飴甥（使告二公子夷吾重耳子圉入以求入夷吾許諾飴甥乃

使告於秦穆公發兵送夷吾於晉立之是爲惠公後晉饑乞糴于秦秦歸之粟及秦饑又請糴于晉惠公不予穆公大怒伐晉獲惠公而許歸惠公惠公先使卻乞告郤芮郤芮郤芮既而以君命賞且告衆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太子圉也衆皆哭郤芮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衆說於是郤芮行秦迎惠公遂復歸于晉後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懷公子重耳又入晉殺懷公自立是爲文公郤芮欲殺重耳不克而死程嬰杵臼斷養卒張耳陳餘立武臣爲趙王北畧地燕趙王爲燕軍所得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甲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卒乃走燕壁見燕將說之燕將乃歸趙王卒爲御而歸亦不可得矣近江淮行省管

公將亡日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覩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當人者皆欺○○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二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

也多士多方依依然不忘舊君者二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遁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　舒芬曰彷得宋亡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乎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祀未必廢也使學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熊禾曰天下之治亂係風俗風俗之嫵惡係人心二代固有道之長也而漸之一代風爲最嫵每讀商書至終篇詩之將亡三人寧死寧遯寧佯狂爲奴所以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夷叔齊耻周粟平萬世君臣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不但是也當時爲商之臣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雖野人目之爲頑在商則不失爲義矣所謂歷二紀而後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矣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遺播遺黎自是至死不二可見典商家一代人心風俗矣

唐人哀亡國之滅者也如嬪滕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見唐杜牧阿房宮賦至今讀者猶惻楚亡國臣子

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
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弃忠直信任姦
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
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
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
惟一心扶老攜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
孫尚不與外人相接（晉太康中武陵漁人
一山行數十步行盡水源有小口豁然開
爽土地平曠其人黃髮垂髫大驚自云先
世避秦亂來絕境今何世乃不知有漢無
論魏晉漁人歎去後往尋卒不得路以秦
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
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
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
國故都猶有好人稽有正當人乎以某觀
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
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
定甲子以虛言貫實禍天下號爲風漢先
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
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太

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求高人秀才藝術者物色之今則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并妻子爨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家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不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某在德祐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握重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陸下也滕公說高祖曰臣各爲其主季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

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
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卽不曾降附宋
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
表卽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
降附狀卽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明
人戶卽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
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
歲○○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一
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
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
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
亦當知高帝之恩（東園公 甪里先生 綺里季 夏黃公 四人隱于商山採芝而茹之漢高祖嫚于高祖屢招之以義不辱避逃不出）況羹藜含糲於○○之土地乎○○之赦某屢矣某
受○○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
而死則不可今既爲○○之游民也莊子
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應
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逋播臣者

亦可呼我爲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爲
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逸民者亦可
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虫臂鼠肝隨天付予
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仁恕不忍
加戮某有何面目見○○乎此不可應聘
者二也某受太母（太皇太后謝氏）之恩亦厚矣諫
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
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三
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無一字與封

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
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
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
救護二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紿
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爲可存以生靈爲
可救陽紿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爲人君
自盡爲君之仁也（按此亦爲太后諱而姑
言之耳其實太后所爲
不可爲法也）知宗社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
太母以歸附此某爲人臣自盡爲臣之義

也初臨安既陷伯顏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屬在獨不肯元將阿朮以太后手詔諭揚州守將李庭芝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網紀款曰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圖圍邪今吾與國君既已臣仗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強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益力戰禦敵城陷遂死之庭芝被執不受降論撤庭芝不署降論撤庭芝不受降論撤庭芝不受降論撤庭芝不受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
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
太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
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
矣

與魏容齋（自魏天祐書）曰前宋通檐臣○○遊
民謝某謹致書于閣下大元制物民物一
新宋室通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
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
恨時未至耳○○不安殺一忠臣義士某
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
自丙戌程御史將旨宣喻之後今第五次
蒙○○以禮招徠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
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
下萬世知○○之量能使謝某不失臣節
視死如歸也茲蒙相公拘管道院日夜勞
動吏卒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

走耶某是男兒死卽死耳不可爲不義屈
何必逃走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玆蒙相公縲
紲而到大都以縲紲見留忠齋諸公且問
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閑民於大元
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
太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
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
天地間某母喪未葬嫁禮經不可除服只

當線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有
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
作萬年書獻陛下三聽進退忠臣不事二
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其書中第一義也某
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地名卽古檇李別名卽不食
煙火今則兩旬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
死與周夷齊漢龍逢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
下萬世爲臣不忠者玆蒙頒賜仰見禮士
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

一衣人之一衣者當任一人之勞乘一人之車者當載一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餘臺饒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心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什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婦人惡徒爲天下所笑

又嘗著東山書院記曰○○天子○○○○年此上六字空本無圈蓋大小元及年號幾某字而不書者亦與前書同旨也今

亦依此例克之云　番陽李榮庭撰書辭託張國賢彭汝龔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先生趙公及其子忠定福王嚴事朱文公文公過其廬忠定長子崇憲師之忠定從弟汝靚有東山書院雲風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靚之後寒飢濱於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爲北胥徒所有榮庭不忍見嘗常産倍價取之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脩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體適用如湖學願與天下英才共之偶文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絕矣子以爲何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之聖流風遺俗猶繫天人之心者百餘年

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傳說之教隱然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爲駿舌文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之情性指天爲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二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弦歌

漢高祖敗項羽于垓下獨魯不下高祖欲屠之至城下聞弦誦之聲高祖謂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乃以魯公禮葬羽親爲發哀哭之而去

五百士之死義

高祖已定天下爲帝齊田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海島高祖召之橫與其客二人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爲亡虜不自頸而事之其可乎遂自頸高祖爲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及餘五百人在島中者亦皆自殺

懸宮爵重祿而不能奪

漢高帝雄心覇氣謂一世無人聞此二事爲之駭愕爲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爲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

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
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爲江
左諸儒倡就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
士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傅至孔孟窮
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予知之矣
枋得切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
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
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
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
懼常在於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
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去欲存理於
視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
爲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跖不分於
雞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
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成周孔吾知性
善即可爲堯舜孔孟六經之教萬世文公
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
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

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

許浩曰嗚呼精忠勁節支山倡於前疊山繼於後質其所行如出一轍扶綱常於夷狄亂華之時振風化於宋祚傾頹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凜凜猶存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二公可謂能遵孔孟之訓矣

初徽宗宣和末已與金啟釁端金遂遣諸將分道入寇州縣累陷勢甚猖獗徽宗乃傳位于太子桓（太子即位尊徽宗爲道君太上皇帝）是爲欽宗改元靖康尋金兵渡河道君帝出奔宰執又議請欽宗出幸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擊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

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至泣拜
以死邀之欽宗乃止命綱行營使綱治守
禦之具不數日而畢而金兵既圍京師綱
力戰禦之金知有備乃來議和謂宋若欲
和當輸金銀各若干萬兩割中山太原河
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李邦彥
等力勸從金議乃括借都城士民金銀及
倡優家財與之綱先是召對謂祖宗疆土
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至是又言金

人所需過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
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欽宗諭綱出治兵
綱退則誓書已成金幣割地等一依金言
遂罷綱以謝金人金乃引兵北去京師自
是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
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
又耿南仲等沮之而金果復入寇日逼南
仲等專主和議罷勤王兵遣使請和金人
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

不出金兵遂復圍京城四方援兵無一人至者城遂陷金人尚宣言議和退兵欽宗聞之遂如金軍請降及還宮割兩河地以界金而金更邀欽宗及道君帝至其軍幷廢爲庶人立宋宰相張邦昌爲楚帝高宗即位以二李綱言黜之尋伏誅以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李若水先使在金營至金人遇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仆地金令鐵騎十餘守視若水絕不食或勸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默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

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尚若少出冀得歸覲若水叱曰吾不復顧家矣金將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爲劇賊金將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請其僕曰我爲國死職爾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擲一破其脣血罵愈切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復使宋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衆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給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耳金以二帝及叔夜等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則宋與北秋分界之處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整衣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白溝則宋與北秋分界之處

而徽宗第九子康王構留在濟州副元帥

宗澤謂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王遂登壇慟哭遥謝二帝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是爲高宗首召李綱爲相綱至奏天命未改陛下爲天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臣且議國是曰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靖康之甚者陛下人繼大統國論之所從竊恐猶以和議爲然豈非以二聖沉於虜廷議者必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請以古人之事明之昔漢高祖與項羽戰太公爲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也昔惠公爲秦所執呂郤謀立子圉以請國人曰失君有君庶有益乎秦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

安否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臣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如此二聖保萬壽之休而繼統興有可還之理古語曰願與諸君定國是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綱既相以脩政攘夷爲己任朝綱兵防皆既振整而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和議退避沮之高宗惑之而綱卒去位矣宗澤在襄陽也聞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

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祲天下忠義之心而自絕其民也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及開封尹闕（開封）卽宋都東京所在綱言經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盜賊屏息因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言將士農旅士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承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詔延置別館澤又奏曰我國家承平二百年上下恬嬉度日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恥爲智爲勇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

助賊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無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淵聖皇帝高宗即位上二號欽宗云信此和議賊虜猖獗大臣三朱邪誅佐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語徂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沉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者竄之嶺外自後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試一思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逐當時議臣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爲他日之畫棄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假作使使僞楚來覘我虛實臣收其人置之牢徑庶激軍民懷宼之心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

何爲於賊虜情款如此之厚而於我國家討謨如是之薄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鸞鴛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跨商周而越漢唐矣臣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不用縱遣虜使而決意東南幸楊州金聞之大舉兵入寇犯東京澤擊敗之遂決大舉之計諸將皆掩泣聽命澤復上疏請還京曰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且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望陛下母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澤前後請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汪所抑憂憤卒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澤已死豪傑離心降盜紛掠矣

於是金兵日急而高宗更以潛善伯彥爲相遣使乞和不

已高宗遣使致書于虜將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謀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救己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金人不答奔播狼狽之間諸京及建康臨安相繼淪陷而高宗遂航于海金人乃焚掠臨安北去以宋叛臣劉豫爲齊帝悉以所取河南陝西之地封之且以秦檜先隨二帝在北首唱和議陰縱之還以撓宋謀而高宗得稽喜而不寐遂得濟其姦計而異日之禍自此始矣趙子砥嘗使金歸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戕國故以若哉陷穽以待之食盡終于虎口以肉餧之然後可以制虎矣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愚自愚會使者王倫在金久困思歸乃亦倡爲和議金又縱之還劉豫邀金南侵高宗用張浚趙鼎之言自將禦之命浚視師江上將士勇氣十倍金人引還於是李綱又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大槩近年

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末策
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御爲誤國
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親臨大敵使北軍
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
禦其効槩可見矣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
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何可假道于僭僞
之國而自取辱此古人之所謂幾何僥倖
而不喪人之國者也高宗褒諭之而未幾
又遣何薛使金中書舍人胡寅上疏曰女

眞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至紹興軍辭
厚禮以問安通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
人矣知二帝在見二帝之面因講和而
息兵者誰歟夫女眞知中國所重在二帝
所恨在劫質所長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
端增吾所重挾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
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
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
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

之事也適觀何鑄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
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終不能用更遣
王倫反覆數回以請和求地而遂以秦檜
爲相焉會劉豫再寇大敗金因執豫廢之
岳飛韓世忠奏秉機北討以取中原亦不
報而使倫首謝廢豫紹興八年戊午金乃
以其臣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令與倫來
言許歸廢齊河南陝西之地於是朝論籍
籍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
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檜以溫
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閒日儒者所
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
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言固麗之於本朝耳
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彊兵富國
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
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
檜獨不知耶然猶慮羣言譁於朝侍從臺
諫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與饗彥敦復

魏在李綱遂尹煒梁汝嘉張慤張蘇符薛徽
言方廷實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
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
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丘
最重處臣請嘗之李綱亦上疏言朝廷遣
王倫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
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一百年衆運中微
賴陛下入繼大統爲臣民萬物之主二紀
于茲矣敵人乃敢命名如此皆吾不能自
治自強偷安朝夕君臣談陛下之所致也
傳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
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虜使荐至乃
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將何以應之
今土宇猶半天下民心戴宋不忘豈可忘
祖宗之大業生民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
屈服祈哀乞憐奠延旦夕之命哉陛下縱
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

問何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專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以爲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誅以懲妄發者主憂臣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今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獨安危而已疏入不省

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維繫綱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無以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翻然拔起於其間如李綱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有天下之有而不知其有安危而不知其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願九死以殉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哉又庶其奏議後曰使綱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至於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至於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濱而尚賀吾君今日之憂哉昔劉遺愛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知其異時不有下燕之志而垂涕於斯者耶

詮抗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狡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魔專務

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
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
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
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
不拔之業一旦財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
爲虜爲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
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
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
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

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
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
臣天下士大夫皆當剃髮冠毀冕變爲胡服
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
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
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大豕也
堂堂大國相率而拜大豕曾童孺之所羞
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
則梓宮梓宮謂欽宗也時欽宗及其后鄭氏相繼在虜金可還太后

高宗即位尊母韋賢妃爲皇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蹈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纍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

拜二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
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
大勢有所不可也（秦圍趙趙甚急魏遣新垣衍
時魯仲連在趙聞之乃見衍責之曰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則肆然爲帝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衍是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而去）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
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
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
檜以腹心大臣而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
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自石敬瑭事見于七卷）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
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
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
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
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
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

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竟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其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請奏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大怒除銓名編管昭州既又改監廣州鹽倉遂編管新州銓書初上金人募之使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鍰木傳之金人募之十一金三日得之君臣失邑曰南朝有人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賀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振膽論事喜樞庭

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其論新州也同郡王廷珪贈之詩有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師古狂流遠州剛中亦論死遂定和議使倫交割地界得河南陝西之地而未幾金以歸地爲非計執倫分道入寇復陷所得州郡遠近震恐而諸將盡力禦之劉錡大敗金元帥兀朮於順昌韓世忠等亦復諸州而岳飛所至皆捷遂追兀朮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中原大震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方指日渡河而檜更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奪諸將兵權乞連詔還飛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引兵還檜終矯詔殺飛矣檜必欲殺飛乃興張俊謀密誘飛部曲優與重賞卒無應者檜遂矯詔召飛及子雲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檜命其黨鞫之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有背刺盡忠報國四

大字深入膚理終無罪狀可驗檜乃矯殺
飛父子矣○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
服飛願與交驩飾名殊遺之飛曰主上宵
旰意大將安樂之時邪却不受每以恢復
爲己任不肯附和議上疏至有唾手燕雲
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磬首以
稱藩之語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
師之語慨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
忍面欺其主邪高宗欲爲營第辭曰金虜
未滅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其
御軍也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虜掠凡
有須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必擊衆
嘗以八百人破羣盜五百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
於朱仙鎮則以五百人破其衆十餘萬凡有
所舉盡召諸統制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
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好賢禮士恂恂如書生每辭官

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
議論持正不挫王氏人卒以此得禍其死也
金人酌酒相賀焉

於是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而宋更遣使通問稟議于金以求和和議成高宗乃奉誓表稱臣於金割地增幣

唯金人所欲以畀之其誓表畧曰臣構言
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
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貢銀絹各二十五萬
兩匹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隊命亡民踣其國家臣今
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弊邑永爲憑焉陳仁錫曰
喪心當以宋高宗爲第一人矣

金遂使人以哀冕來冊高

宗矣周禮曰足上首下至是極矣張時泰曰胡銓之言驗矣○高宗以和好成加檜太師封秦國公又賜檜第及銀絹等親幸其第加檜妻兩國夫人其子婦及孫等皆除顯官周禮曰高禮曰高宗知有秦檜繼而不知有宗社也豈不深可愧乎

金完顏亮復敗盟南侵爲

殿司軍士施全方檜趨朝挾刃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問曰休莫是心風舉大夫下都要去殺虜人我便要殺你全曰我不是心風是心人檜遂檻全於市○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讎數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其勢漸不可制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慮中獻秦城王氣詩其終也高宗進封其爵建康郡王而其夕檜死高宗乃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阬檜逆謀矣高宗傳位太子昚是爲

孝宗孝宗即位銳意恢復手書召張浚浚力陳和議之非勸堅意以圖恢復特完顏亮已爲其下所殺金主雍立明年隆興元年癸未又以十萬衆屯河南以書來求海泗唐鄧等之地及歲幣欲凡事一依故約不然會兵相見孝宗遂命浚伐金而諸將不協師潰于符離特秦檜已死而湯思退檜黨也因檜致身所爲多效于檜檜死久所劾黜至符離之敗孝宗亦議和乃復用

思退爲相金人復以書來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中原之人陷於蕃而後復歸中原謂之歸正）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思退急于求和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又言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思退遂奏以王之望克金國通問使許割棄四州張浚上疏力辨其失曰秦檜之大罪未正於

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復詔待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浚及虞允文閻安中力爭以爲不可與和胡銓時爲起居郎又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

和二聖播遷自何槩主和金兵陷汴京欽
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欽宗以上皇驚
憂而疾親往金軍奉表請降槩喜和議成
既歸作會飲酒談笑終日金再邀欽宗至
營飲宗有難色槩勸行閤門舍
人吳革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
虜計槩不聽金遂執二帝北去○及金立
邦昌革恥屈節異姓先殺妻子
焚所居舉義討邦昌不克而死維楊失守
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
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
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溺於和不能自
振尚能戰乎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
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祖大事豈同
戲劇孝宗意遂定時金方屯重兵爲虛聲
脇和有刻日決戰之語浚復視師江淮金
人亟撤兵歸而思退諷其黨論浚浚八上
疏乞致仕孝宗卒罷浚而決棄地求和之
議矣浚既去猶上疏言姦邪必誅國事或
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今雖
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帶
言上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聞者聳然
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焚衣物曰吾嘗
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
當葬我先人墓數日而卒朱子曰浚在京

城中親見二帝北狩誓不與虜俱存委質艱難之際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爲和說夷狄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爲大變浚獨毅然必欲正人心雪雠恥顯沛百罹志踰金石雖困於讒憸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於是思退奏遣魏杞如金銓復議曰自靖康迄今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袒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小節不必計較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縟禮曲見禮

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 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未可問也 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宋仁宗時富弼使契丹契丹曰南朝遣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不可契丹曰然則爲納弼字弼亦不可反復抗辨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使人與弼俱來議獻納二字弼言仁宗曰一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今臣子欲

人之情狀具於此矣側聞虜人嫚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

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
不必恥獻納不必爭臣恐再拜不已必至
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
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
輿櫬（銜璧輿櫬皆國亡君臣降敵之狀以
璧爲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
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晉懷帝
聰聰宴羣臣使懷帝
著青衣行酒遂遇害）然後爲快事至於此
才爲匹夫尚可得乎春秋左氏謂無勇者
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遂
遣祀以成和焉自是以後累世權姦踵用
國體益削弱至理宗朝蒙古（元舊名）又強熾
來議伐金宋遂與之攻滅金而蒙古復南
侵不已（周禮曰宋金世讎理宜報伐然借
力於虜以伐之此又無取焉張特
泰曰蒙古來議夾攻金者即晉人假道以
愚虞人之謂也汴宋協金人以亡遼而汴
宋反爲金人所得南宋協蒙古以亡金而南宋終爲蒙古所有）宋方疆彌
蹙而卒獻國降之至景炎祥興以區區孱
幼猶得延數年國統於南薿者抑文天祥
張世傑諸人忠奮戰禦之力也（初癸未

年朱子應召至行宮奏言今日之論國計
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
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
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
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策而亦有持久之
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
爲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
計多事以來此二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
否相奪於寘寘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
者不勝其眩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
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
故臣嘗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
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
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
私也請復指其實而明之天高地下人位
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
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
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

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
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
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
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乃
陵廟之深讎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然則
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
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
陛下既有意於必爲矣間者不知何人輒

復唱爲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
以復虜帥而爲講和之計臣恨陛下於所
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夫子
爲政以正名爲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
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讎
之名而以講好爲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
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
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爲夙興夜寐以脩
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隳弛而不復振矣

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請和之效亦可槩見
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
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
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
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
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
所以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
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願陛下姑置
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於仁義之
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亟罷講和之議大
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恥之本意
未嘗少衰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爲期而
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
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
苟存固已遠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
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
下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夷狄禽
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

何功之不可立哉尋除武學博士待次拜
命遂歸乾道元年乙酉趣就職既至以時
相方主和議五月請祠以歸六月著戊午
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
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
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
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
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
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

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讎
者其忘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
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
爲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
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
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
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
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
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

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
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讎者蓋有在
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
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
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
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
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
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
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
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
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
訴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
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天子祖母稱長樂宮此謂韋太后也)藉口攘却衆謀榮惑主聽然後
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
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
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
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

人無不寅緣驟至逼顯或乃踵檜用事而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
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
積弊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
徒比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讎忍辱爲事
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
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
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
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
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
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
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
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
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
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
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
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
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一綱

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

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
安彊之勢也今南北再權中外無事迂愚
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
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
履所叙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
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
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之意并
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
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
區所敢望也

自古國家敗亡其失莫甚乎講和而以
和致亡未有若趙宋之乖者矣實萬世
之殷鑒也因略陳其本末并採當時正
議尤爲的確者如右而以戊午讜議原
結之

靖康之難朱弁家碎賊手南歸時高宗即
位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無敢行
者弁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即日

奮身自獻關下乃克通問副使弁卽日與
使者王倫直犯兵鋒以行虜就館害中以
兵守之久之金將議當遣一人受書而還
欲弁與倫探籌以決去留弁正色曰此市
道之所爲耳吾來固自分必死豈今日乃
覬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丞受書歸報天
子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
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倫行有
日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
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
願留見授使其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
以死死不腐矣倫便解以授弁受而懷之
臥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益據京邑
虜迫弁仕豫且詒曰此南歸之漸也弁曰
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
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哉吾有死耳
不願歸之虜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反從
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虜亦感

動致禮如故後復迫換虜官弁曰自古兵
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則從不可從則囚之
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
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告
訣於後使者洪皓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
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
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
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
吾已得近郊某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
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
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緣睫不能仰視
弁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
悲也虜知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矣其後倫
復使金歸以弁奉送徽宗皇帝大行文獻
高宗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
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畔徙荒
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
莫逮淚灑冰天○按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此爲全文
乃歸既至見高宗曰臣聞人之難得者時
約和已定弁

也事之不可失者幾也時運而往或難回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死節事狀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而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弁言虜情悟上意尼其進用遂卒于微官朱子曰國家承平百年所以士大夫者不爲不厚政宜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一時遺臣責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顧顏相視乃無一人肯弁問官守者弁以草野諸生顧獨奮然出捐軀命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安江沱以至於今萬萬不侔矣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義大節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還朝所建不少欲朝廷以死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豈一時貪天

鏤無悔虜怒將殺之宏士曰此眞忠臣也爲皓跪請遂流遍冷山流遍猶編竄也會徽宗卒于金皓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丁丁奉曰此一支史氏不錄其詞激烈聞者爲揮淚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餘家金陳王谷神聚落也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谷神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辨之谷神怒曰汝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願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爲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獻情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高宗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人持歸高宗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

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皓盡力拯救之留
金十五年而還高宗曰卿忠貫日月志不
忘君雖蘇武不能過皓退見秦檜論檜所
爲示無中原意忤檜遂出知外州卒皓久在北
爲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爲何官
居何地不幸爲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
于讒慝聞
者悼之
皓既行尋又使張邵邵即日就道至濰州
金撻懶命之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拜
禮且以書抵之言兵不在强弱在曲直天
未厭宋而金乃列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
已曲有在矣撻懶怒送之密州囚于作山
磐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
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勵豫怒械置于獄
知邵不屈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又徙
之會寧府距燕二千里邵在金亦凡十五
年而與弁皓同歸金雖有先後而其還也同時
而又皆以全節復命可謂使臣標儀盛

事矣

寧宗開禧二年以宗室太祖十一世孫均爲沂王嗣（沂王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賜名貴和嘉定十四年寧宗以無子國本未立遂立貴和爲皇子更名竑時丞相史彌遠陰招太祖子燕懿王德昭之後與莒擬爲皇子至是以貴和已立乃賜與莒名貴誠立爲沂王後年十七矣時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吏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二州並流竄之地）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起居舍人眞德秀時兼竑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若其善訓導

之事成彌遠坐卽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許之於是策立貴誠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竝失言于寧宗親廢竝立貴誠而寧宗不悟十七年八月丙戌寧宗不豫彌遠乃遣清之告貴誠以將立之意壬辰寧宗疾篤彌遠遂矯詔以貴誠爲皇子改竭名的閏月丁酉寧宗崩彌遠乃遣人以廢立事白皇后后不可曰皇子竝先帝所立豈敢擅變人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遂懼之使從卽於禁中宣的召之引至柩前令卽位是爲理宗廢皇子竝封濟王出居湖州焉初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知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人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理宗召還之九月自知潭州入直學士院明年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壬以彌遠廢立不

平起兵謀立濟王竝竝聞變匿水竇中尋
自討王平之彌遠尚忌竝又矯詔逼殺竝
追降爲縣公德秀入對曰二綱五常扶持
宇宙之棟幹眞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二綱
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二綱而安祿山之難
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
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
非淺湖州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
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雖

濟王未有子興滅繼絕在陛下耳理宗曰
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
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
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
師理宗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
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周禮曰親
弟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乃效唐太
宗之殺兄偏信權奸殊無可否則於天倫之
愛詎不爲之大虧哉雖欲曲爲辨說陽爲
掩之然且不可得矣張時泰曰雖爾遠專
橫之惡然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
秀之言則知其與爾遠謀者瞭然矣況潘

壬之事濟王親帥州兵討平之則莽也豈此無罪而已哉理宗正始之一日而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

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　曾獻公用驪姬殺太子申生

漢戾太子　漢武帝惑江充以巫蠱事誣太子據急遂作亂而死

及秦王廷美之事　宋太祖之弟曰光義太祖之子曰德昭初太后杜氏將殂謂光義曰汝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德昭德昭曰國家大事當傳位長君社稷之幸也光義即位是爲太宗欲敗遺命傳之其子以故德昭爲所忌自殺廷美時爲秦王亦不自安太宗舊僚等誣告廷美將有陰謀太宗乃貶廷美廷美憂悸成疾薨爲證言甚切直彌遠諷御史劾之除名

竄于象州而卒　羅大經曰夢臯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遠行盧陵不獨託邦衡一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邦衡字亦盧陵人也夢臯兄子建弟國寶皆懷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擊家歸責文以活國寶奮然徒步從其兄於瘴所國寶先歿夢臯繼之

建州李燔寧宗朝通判澧州德秀時爲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

是不復出矣德秀及魏了翁薦之江西帥
魏大有辟克參議官皆辭遂奉祠以終身
焉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云時
論濟邸事者衆彌遠患之遂貶罷德秀等
矣余竊疑德秀之事貴誠有害於大義矣
夫彌遠之逆貴誠之篡其罪斷乎不容
乎天地間也使寧宗有知于地下則當日
北面臣貴誠者其何詞辭忘主事讎之責
耶況德秀於濟王嘗爲其教官則舊恩分
義亦非他人比也且當是時朝廷威柄威
在彌遠而中外諸臣生殺進退無不出其
手者矣而德秀乃自潭州被召駢肩事于
貴誠既又爲彌遠所忌劾罷而後去則與
前日慨然請死之意相違而似於立己見

幾兩失之矣夫德秀學程朱者也王珪魏
徵事世民程朱正其罪者明嚴如彼德秀
平日所講于君庶之義豈置之第二義耶
今其對貴誠則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
修以掩前失吁當日之事爲何等罪惡而
以此視濟王宜乎其應召立朝不以自非
以已往之咎尚欲掩前失乎
也雖其他告貴誠之言反復辨理不爲不
勉其所以忠而去也則亦以言濟冤之故然
要之大本已差此特爲無齒決之問耳德
秀學術經濟純正糟蹶於道學私淑之士
可謂傑出者矣今就其出處考之則可疑
可恨有如此者而至於潘壬李燔之徒則
吾以爲其所處各雖不同而實可謂無缺
于義無慊于志而無愧乎天地間者哉夫
立綱繼世根本大體所關爲人臣者不於
此竭力馬則其餘不足觀尤不可不以死
生去就而決也是以亦竊附此以俟君子

訂焉

靖獻遺言卷之六